

〈明代雜著筆記所載文獻之綜合研究之二—圖書文獻部分〉期中精簡（進度）報告

一、弁言

此項計畫為兩年期，即 98~100 年度。兩年之研究工作，涵蓋兩大部分：一是圖書文獻，一是非圖書文獻。

本項期中精簡報告（進度），除〈弁言〉外，分三大部分：

- （一）此項計畫迄至目前所採擇之圖書。
- （二）明代雜著筆記所載圖書文獻類別及舉例。
- （三）明代雜著筆記所載非圖書文獻類別及舉例。

二、本計畫所採擇之圖書

明代雜著筆記甚多，然其中不乏所載叢脞踏駁或剽竊他書成編者。今一一詳加檢索，取其多載圖書文獻或非圖書文獻足資考證者。計得下列五十一種為此項計畫取材之基本文獻：

- 《本經》六卷 高拱撰
- 《丹鉛總錄》二十七卷 楊慎撰
- 《丹鉛續錄》十二卷 楊慎撰
- 《丹鉛餘錄》十七卷 楊慎撰
- 《丹鉛摘錄》十三卷 楊慎撰
- 《譚苑醍醐》九卷 楊慎撰
- 《正楊》四卷 陳耀文撰
- 《疑耀》七卷 張萱撰
- 《名義考》十二卷 周祈撰
- 《筆精》八卷 徐渤
- 《通雅》五十二卷 方以智撰
- 《卮林》十卷 《補遺》一卷 周嬰撰
- 《拾遺錄》一卷 胡廣撰
- 《霏雪錄》二卷 銜績撰
- 《草木子》四卷 葉子奇撰
- 《胡文穆雜著》一卷 胡廣撰
- 《譚言長語》一卷 曹安撰

《蟬精雋》十六卷 徐伯齡撰
《震澤長語》二卷 王鏊撰
《井觀瑣言》三卷 鄭瑗撰
《南園漫錄》十卷 張志淳撰
《雨航雜錄》二卷 馮時可撰
《畫禪室隨筆》四卷 董其昌撰
《採芹錄》四卷 徐三重撰
《六研齋筆記》四卷《二筆》四卷《三筆》四卷 李日華撰
《物理小識》十二卷 方以智撰
《儼山外集》三十四卷 陸深撰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三十二卷《續集》十六卷 胡應麟撰
《戲瑕》一卷 錢希言撰
《餘冬序錄》六十五卷 何孟春撰
《聽雨紀談》一卷 郁穆撰
《真珠船》八卷 胡侍撰
《七修類稿》五十一卷 郎瑛撰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 何良俊撰
《河上楮談》三卷 朱孟震撰
《汾上續談》一卷 朱孟震撰
《留青日記》三十九卷 田藝衡撰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 朱國禎撰
《焦氏筆乘》八卷《續集》八卷 焦竑撰
《鬱岡齋筆塵》四卷 王肯堂撰
《文海披沙》八卷 謝肇淛撰
《讀書雜錄》二卷 胡震亨撰
《露書》十四卷 姚旅撰
《龍江夢餘錄》四卷 唐錦撰
《穀山筆塵》十八卷 于慎行撰
《五雜俎》十六卷 謝肇淛撰
《息齋筆記》二卷 吳桂森撰

《剡溪漫筆》六卷 孫能傳撰

《思問初編》十二卷 陳元齡撰

《麗事館余氏辨林》五卷 余懋學撰

《槎庵小乘》四十一卷 來斯行撰

三、明代雜著筆記所載圖書文獻類別及舉例

明代雜著筆記所載圖書文獻，包括：圖書版刻、辨偽、佚書、校讐、史傳、制度、詩文評等類。目前正蒐採整理中。今就目前已得之文獻，各舉數則如下：

（一）圖書版刻

例一、吳桂森《息齋筆記》（卷下）云：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諭禮部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于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所以有益於人也如今，今國子監舊藏書板多殘缺，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之，庶有資于學者，聖主賢臣所得于書若此，其嘉惠學者深恩又若此，今經生皆目不識古今，亦可傷已。」

例二、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二）〈壁經有二〉條云：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於複壁中，此漢時壁經也。唐之壁經，乃是書五經於太學之屋壁，元和十四年，新修國學五經壁，劉禹錫記略云，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載，污剝不鮮，今天子尙文章，尊典籍，成均以治學，上言遽賜千萬，祭酒皞齊，博士公肅章，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製如版牘，平如粉澤，申命國子能通書法者，繕寫筆削，既成，讐校既精，白黑彬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著蔡。」

（二）辨偽

例一、鄭瑗《井觀瑣言》（卷二）云：

「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畧，李衛公問對，皆偽書也。宋載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畧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子觀之，問對之書雖偽，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畧者之手，朱子云，

問對是阮逸偽作，三畧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謂素書，皆其贗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之，痕跡宛然可見，而載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此辨《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及《李衛公問對》之偽。

例二、郁穆《聽雨紀談》〈素書〉條云：

「宋張商英注素書一卷，謂即圯上老人以授張子房者，其曰，晉亂。有盜發子房塚，於玉枕中獲之，自是始傳人間。又曰，上有祕戒，不許傳於不道，不仁，不聖，不賢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傳，亦受其殃。以爲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見其偽矣。子房以三寸舌爲帝者師，而卒之謝病辟穀，托從赤松子遊，君子稱其明哲保身，顧有死而葬以玉枕，其偽一也，自晉逮宋，歷年久遠，豈是書既傳，而薦紳君子不得而見，亦未聞一言及之，其偽二也，書有祕戒，乃近世術家，欲神其術之俚言，而謂圯上老人爲之，其偽三也，且書中之言，往往竊吾儒之緒論，而飾以權詐，蘇文忠謂圯上老人，秦之隱者，而其言若是，屋足以授子房，其爲張氏之偽明矣。」此辨偽之文獻也。

（三）佚書

例一、曹安《瀾言長語》云：

「國朝詩人不一，多有刻本，其間好詩亦多不入，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綠幕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留寫首陽碑。廬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間關，嫩綠青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時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銷魂，鑿開即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瞿佑〈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爲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魂斷梅花月有痕。華樓明年征雁將書去，人在蓬瀛第幾洲，似覺清婉。」此可補今存明代詩集之不備。

例二、焦竑《焦氏筆乘》（卷三）〈評杜詩〉條云：

「余家有鄭善夫批點杜詩，其指摘疵類，不遺餘力，然實子美之知己，餘子議論雖多，直觀場之見耳，嘗記其數則，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

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沉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杜老起之也。一云，杜陵只欲脫去唐人工麗之體，而獨占高古，蓋意在自成一家，不肯隨場作劇也，如孟詩云，當杯已入手，歌伎莫停聲，便自風度視，玉佩仍當歌，不啻霄壤矣，此詩終以興致為宗，而氣格反為病也，善夫之詩，本出子美，而其持論如此，正子瞻所謂知其所長，而又知其敝者也。」按：鄭善夫所著《批點杜詩》，今已不存。

（四）校讐

例一、徐伯齡《蟬精雋》（卷一）〈集覽謬誤〉條云：

「慈湖王幼學作《通鑑綱目集覽》，板行久矣，其間謬誤不勝，我國初先正瞿存齋宗吉，毘陵陳氏濟，各著書有鐫誤正誤，以砭其失，事始考正，而其間遺脫尚多，至如壬寅晉太康三年，以張華都督幽州軍事，分註馮紘曰，會之反頗由太祖，集覽鍾會三國魏太祖時，與鄧艾滅蜀，後謀反伏誅，按鍾會魏陳留王奐景元四年與鄧艾伐蜀，蜀後主禪降，因謀作亂服誅，距魏太祖甚遠，紘意蓋謂晉王昭寵，遇會太厚故耳，昭以武帝受禪，尊為文帝，廟號太祖，今不之思，鑿空胡說，謬誤若此，二公復畧之，止此一事，則尚未勝鐫正也，嘗欲為正誤補遺數卷，竟以無暇而止。」按：王幼學《通鑑綱目集覽》（五十九卷）一書，今傳本猶多，此條可供校勘者取資。

例二、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三）云：

「古人云：校書如拂几上塵，旋拂旋有有也，余前身或是雕蟲所化，每至長夏，置棊几於前榮，橫陳一冊，朱白不去手，則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則煩悶欲死，乃知此固其宿業也，又古人言誤書思之，亦是一適，苟適其適，又何憚焉，故見者雖或嗤誚之不置也，昔有韓昶者，昌黎之子也，猶改今根車為金銀車，他復何論哉，今世書籍訛舛甚多，偶有所見，則書於冊。」又云：「書籍傳刻，易至訛舛，亦有經不知事之人，妄意改竄者，如王幼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纔是，蓋纔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籍中此類甚多，惜無人為之辨証耳。」此可供校勘者取資。

（五）史傳

例一、徐三重《採芹錄》（卷四）云：

「刑科給事中彭惟成，有慎簡輔臣疏，言選館入閣之弊云，今專選科甲之新進，而優之以不習民事之官，又專選不習民事之官，而隆之以股肱之任，又云，自初選庶常，時或有一二熱中者，桑梓同年之間，不憚隱書蜚謗，管鮑論交之素，猶成攘臂爭先，解館乞留，則百計傾其勝己，館資漸久，則一路芟其碍人，剝琢元氣，敗壞心田，十五年之前，結歡臺省，以穩本官，十五年以後，結交近侍，以希大拜，前所云是宣正以後相延故事，後所云則近年世變風衰之極弊也。」按：彭惟成，《明史》無傳，此條一則可補史傳之不足，一則可供研究明代選舉與官制者取資。

例二、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二）〈趙任〉條云：

「萬曆癸未進士趙任，山東人，少習弓馬，有膂力，弱冠登第，授中書舍人，居官跼蹐不羈，好衣緋衣，常馳馬試劍，當路薄其為人，丁亥大察，以浮躁出為縣丞，趙益不能堪，縱肆滋甚，竟奪其官，歸，及倭奴犯朝鮮，趙罄其家貲，糾集里中少年三百人，各備鞍馬戎服器械，一日部領其眾，挈妻子謁經略萬丘澤中丞於遼陽，時當碧蹄挫衄之後，欲請兵一隊破倭奴以自効，萬公辭以戰守機宜，悉稟自廟堂，不敢擅予人兵，亦不敢輕許人戰，須得請乃可，其意不甚嚮之，趙佛然辭去，萬公送之出轅門，方別間長嘯一聲，三百人同時上馬，馳往如飛，蓋豫與諸少年約，覘中丞用舍，以嘯為號也，中丞悵然若失，欲遣人追之，已無及矣，噫，世有此等人，雖伏在草澤，猶宜羅致行間，備邊陲亭障之用，今幸收之制科，乃遽困以繩墨，已為不善用人矣，中丞當羽書倥偬之時，需材正殷，乃亦一交臂而失之，此人非東走倭，則北走虜，棄材士以資夷狄，不亦惜乎，韓魏公不收張元吳昊，竟為宋朝西邊生事，可以為鑒。」按：趙任，史無傳，此可補史傳之不足。

（六）制度

例一、張萱《疑耀》（卷七）〈纂修思賞〉條云：

「今制有經筵頭，修書尾之說，謂經筵初開，在事者俱被恩賞，若繼進者不與也。修書之初無恩賞，書成進御，恩賞方行，然每修一書，常至十餘年始能完進，其中雖有纂修之勞，而先或物故及遷別官者，皆不追叙，惟據進書時見在諸臣恩賞及之而已，宋元祐間，秘書丞劉恕與修資治通鑑，及書成，而恕先卒，恩賞亦不追叙，秘書少監劉放等上言，乞依黃鑑梅堯臣例，官其一子，則特典也。」

今當事者能援劉恕故事，建白行之，亦右文之一快乎。」

例二、葉子奇《草木子》（卷三）云：

「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為相，立寶泉提學司，鑄至正錢，值世道變尋，亦罷鑄參較改正，至今百有餘年，畧無訛舛，其法誠為不刊之典。」又云：「元朝至元寶鈔凡十等：壹拾文為半錢，貳拾文為一錢，叁拾文為一錢半，伍拾文為二錢半，壹伯文為五錢，二伯文為一貫，叁伯文為一貫五錢，伍伯文為二貫五錢，壹貫為五兩，貳貫為十兩，伍箇壹貫為半錠，伍箇貳貫為錠。」此錢幣制度之文獻也。

（七）詩文評

例一、楊慎《丹鉛餘錄》（卷三）云：

「唐人詩主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詩主理，去三百篇却遠矣，匪惟作詩也，其解詩亦然，且舉唐人閨情詩云，裊裊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采葉，昨夜夢漁陽，即卷耳詩首章之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漁陽千里道，近於中門限，中門踰有時，漁陽常在眼。又云，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又曰，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即卷耳詩後章之意也。若如今詩傳解為托言，而不以為寄望之詞，則卷耳之詩，乃不若唐人作閨情詩之正矣。若知其為思望之詞，則詩之寄興深，而唐人淺矣。若使詩人九原可作，必蒙印可此說耳。」

例二、唐錦《龍江夢餘錄》（卷二六）云：

「沈石田詩有絕佳者，但為畫所掩，世不稱其詩。余家有其畫二幅，上皆有題，其一七言者云：『幽居臨水稱冥栖，蓼渚沙坪咫尺迷，山雨忽來萌溜細，溪雲欲墮竹梢低。簷前故壘雌雄燕，籬脚秋虫子母鷄，此處風光小韋杜，可能無我一青藜。』此詩情景皆到，而律調亦清新，今之作詩者豈容易可及。畫學黃子久亦甚佳，今質在朱象玄處。」

四、明代雜著筆記所載非圖書文獻類別及舉例

明代雜著筆記所載非圖書文獻，包括：石刻、器物、名物、書畫、古蹟（含建築）、習俗、諺語（含方言）等類。目前正蒐採整理中。今就目前已得之文獻，各舉數則如下：

（一）石刻

例一、李日華《六研齋筆記》（卷四）云：

「贊皇縣檀山上有周穆王刻石四大字，曰，吉日癸巳，筆力遒勁，有劍拔弩張之勢，閱重巖絕壑者數千年，宋皇祐中鎮守廣平宋公者搜得之，令邑人劉莊鑿石輦歸，嗣權守李祐置之廳事右壁，至元乙酉鐵冶提舉劉恭移石還檀山，余令西陳時，遣力搨得一紙，披玩有味，知顏清臣正書，張伯高草聖，皆於此中出，世人溺於晉宋，行押唯取姿韻，古法亡矣。」此記刻石也。

例二、胡侍《珍珠船》〈墳碑之制〉條云：

「唐六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上高不九尺。七品以上立碑，圭首方趺，趺上不過四尺。若隱淪道素，孝義著聞，雖不仕，亦立碣《金石例》：三品以上神道碑，五品以下不銘碑。謂之墓碣《大明會典》：五品以上許用碑，六品以下許用碣，庶人止用墳誌，公侯及一品碑，螭首龜趺，二品碑，蓋用麒麟，三品碑，蓋用天祿辟邪，並龜趺，四品以下，並圓首方趺，高低各有尺寸《白虎通》：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數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大明會典》：官民塋域，廣袤步數有等，五品以上有圍墻，六品以上無圍墻，親王享堂七間，郡主五間，一品至三品，俱三間，非勅修者無享堂。今人僭踰侈越，無復等別，由學士不講，有司不申明耳。」此可供考古代碑制者取資。

（二）器物

例一、何孟春《餘冬序錄》云：

「春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舊貯鐵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碗，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舉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熱圍半畝以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鐵塊四飛，故能遠斃人馬，邊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磁燒者，用之雖不若鐵之威，軍中鐵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也，飛火槍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爲之不著（弘治十一年令大司馬取樣到京，欲造不果）。」此記器物也。

例二、焦竑《焦氏筆乘》（卷三）〈解脫殿鐵鑊〉條云：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舊有二鐵鑊甚巨，梁天監中鑄，東坡游寺詩，蕭翁古鐵鑊，相對空團團，陂陀受百斛，積雨生微瀾，泗水逸周鼎，渭城辭漢盤，山川失故態，在恠此能獨完是也。鑊友文可讀云，天監十八年太歲乙亥十二月丙午朔十月乙卯，皇帝親造鐵鑊於解脫殿前，滿貯甘泉，種以荷蕖，供養十方一切諸佛，

以佛神力遍至十方盡虛空界窮未來際，令地獄苦鑊，變爲七珍寶池，地獄沸湯，化爲八功德水，一切四生，解脫眾苦，如蓮花在混清淨無染，同得安樂到涅槃城，斯鑊之用，本給烹鮮八珍，興染五味生纏，我皇淨照慈被無邊法喜禪悅，何取腥羶，爰造斯器，回城勝緣，如蒼翠水生發紅蓮，道場供養，永永無邊，後字二行書官人名，並五十石鑊四字，蓋種蓮供佛之器，近修京口三山志，不知載也。」所載器物及鑊上所鑄文字，可供考古及修方志者取資。

（三）名物

例一、何孟春《餘冬序錄》云：

「嵩陽因產鉛之故，居民多製胡粉爲業，其法鉛塊懸酒缸內封閉之，四十九日始開，則鉛化爲粉矣。化弗白者炒爲黃丹，黃丹渣爲蜜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資之而得富者，然其鉛氣有毒，製者必食犬肉飲酒以禦之，若枵腹中其毒，輒病至處，業久之家，長幼爲毒薰蒸，多痿黃旋致風攣癱軟之疾，不得其壽而斃，至闔戶無遺體，吁可畏哉，而縣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繼之者自昔至今，相競不已也。世之鄙夫，貪目前忘日後，牽於幸得而甘取禍者，其獨此一事哉，是事孫君原貞曾有說戒其縣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爲重致戒云。」此記產物也。

例二、孫能傳《剡溪漫筆》（卷一）〈江瑤柱〉條云：

「江瑤柱，生余邑海中，殼如長鑊，一頭微銳，中有肉柱，潔白如玉，烹以作湯，清脆鮮美，大是珍品，蘇長公極愛之，謂可敵荔枝風格，因爲作傳，遂爲此種起名，郭景純江賦所謂玉珧即此，其實非江中所有也，其物宜鮮，不能遠出，雖吳下亦罕知之，近刻諧史江瑤柱傳下註螳屬，弇州說部云，余艷慕其味而不獲見，詢之人或云即瓦壠子不同，皆傳聞之訛，景純爾雅註云，玉珧即小蚌，段成式云，玉珧似蚌，長二寸，廣五寸，蚌雖近似，那得言小大小不等，那得定其長廣，又那得廣過於長，二公分之言，亦得其彷彿而已，漫志之，以見博物之難。」

（四）書畫

例一、徐伯齡《蟬精雋》（卷十四）〈子卿圖〉條云：

「浙閩公子王景聲，嘗出子卿牧羝圖，筆力精勁，用墨濃淡適宜，誠宋人之絕筆也。詩凡數十首，皆宣德正統間縉紳手翰，卷終一絕，乃東吳夏問所作，卷中之詠，無能出其右。其詩云：不將漢節浣沙塵，十九年來萬里身，誰道白沙黃草外，牧羊原是牧麒麟。彼循常蹤而蹈故轍者，奚可以語此耶。」此錄書畫者也。」

例二、李日華《六研齋筆記二筆》（卷一）云：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行書〈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黃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敬側踈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來，即為高麗所藏，以故絕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滿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尚為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憚宕逸取奇，與此絕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恭之，蕭然有得也。」此條不僅可供研究書畫者取資，後可供研究域外文獻者稽考也。」

（五）古蹟（含建築）

例一、陸深《儼山外集》（卷十九）云：

「袁州萬載縣西北行百里，有慈化寺，為普庵道場，周里餘，甚為宏闊，四圍皆山，面浸池，水如半月，有二十四寮，僧眾至二三千，正巖深十八丈餘，後園中有側栢甚奇，以三人圍之，少弱二尺，高二三丈已上，分為兩岐，至頂則禿而枝鬚如根，相傳以為普庵手植，乃倒栽之，此難盡信，但木未枯枝，堅如鐵石，風霜所不能摧折，為少異爾。然數百年物也。又西過青谿，喻氏有一栢，栢植谿上，絕似慈化，但殊小，而頂尤尖禿，此樹與江南垂絲檜是一類，但栢身栢葉耳。」

例二、田藝蘅《留青日記》（卷二七）〈重陽菴〉條云：

「重陽菴在吳山之東，人多不知其所取義，今南山地名道姑灣，掘土五六尺，即見菴基，磚瓦無恙，且有假山，皆太湖佳石，土人云，重陽，女菴也，與地名道姑灣相合，城中重陽菴，郡志不載其故，而石壁但有元天師廣微子所書大重陽菴字，則此或下院也，但重陽之名，不見于宋，或曰始于元大德年間，或曰重陽女乃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蓋香火院也，此又臆說，西京賦曰，集重陽之清澗，注曰，神明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澗之中也，道書言上為陽，而清又為陽，故曰重陽。」

（六）習俗

例一、姚旅《露書》（卷八）云：

「滇中六月二十五日曰火把節，家家門前懸鉄椀燒松明于中置酒聚飲其下，問之陶穉圭太守，云，先是一土官死，他土官見死者婦美，強欲娶之，婦令蓋松樓，方許完聚，此樓成，計令土官先登，以火燒之，婦亦投火中死，後人想其節，

因相沿以此爲節日第，王用和憲副有詩云，六月星回節，家家有夜光，剖瓜消酒渴，走馬笑童狂，火樹占文運，田燒說歲穰，故鄉風景好，何日一徜徉。則又若爲星回節而設矣。」

例二、謝肇淛《五雜俎》（卷二）云：

「閩人最重中元節，家家設楮陌冥衣，具列先人號位，祭而燎之。女家則具父母冠服袍笏之類，皆紙爲者，籠之以紗，謂之紗箱，送父母家，女死，壻亦代送至。莆中則又清晨陳設甚嚴，子孫具冠服出門，望空揖讓罄折，導神以入，祭畢復送之出，雖云思之誠，然亦近於戲矣。是月之夜，家家具齋餛飩楮錢，延巫於市上，祝而散之，以施無祀鬼神，謂之施食。貧家不能辦，有延至八九月者，此近於淫，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費亦不多也。」

（七）諺語（含方言）

例一、唐錦《龍江夢餘錄》（卷三五）云：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蓋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曰：『一清誑圓頭，扇骨揩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汗巾摺子擋。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踰。六清誑見了小官遞帖望。七清誑剥鷄，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紬直裰蓋在腳面上。九清誑不知腔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誑老兄，小弟亂口降（音扛）。』此所謂遊子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及當枷號示眾，畫驅之農，不然，賈誼首爲之痛哭矣。」

例二、謝肇淛《五雜俎》（卷二）云：

「田家四時占候諺語，有不可不知者，今錄之：『日生雙耳，斷風絕雨。』『日落雲裏走，雨落半夜後。』『日沒臙脂紅，無雨也有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一箇星保夜晴，明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東風急備蓑笠。』『雲行東，車馬通，雲行西，腳踹泥，雲行南，水平潭，雲行北，陣徒黑。』『春甲子雨，赤地千里。夏甲子雨，撐船入市。秋甲子雨，禾頭生耳。東甲子雨，牛羊凍死。』『春丙暘暘，無水撒秧。夏丙暘暘，乾死稻孃。秋丙暘暘，乾谷入倉。冬丙暘暘，無雪無霜。』『春巳卯風樹頭空，夏巳卯風禾頭空，春巳卯風水裏空，冬巳卯風欄裏空。』『雨落五更，日曬水坑，天下太平，夜雨日晴。』『久晴逢戊雨，久雨望庚晴。』『久雨不晴，且看丙丁，久晴不雨，且看戊巳。』『朝霞暮霞，無水煎茶。』『朝霞不出市，暮霞走千里。』『甲子豐

年，丙子旱，戊子蝗虫，庚子叛，惟有壬子水滔滔，總在正月上旬看。』『雨打墓頭錢，今年好種田，甲申晴，米價平。』『前月廿六七，後月看消息。』『三月無三卯，田家米不飽。』『三月初三雨，桑葉無人取。三月初三晴，桑上挂銀瓶。』『有利無利，但看四月十四。』『稻秀雨澆，麥秀風搖。』『日暖夜寒，東海也乾。』『梅裏雷低，田被水埋。』『雨打梅頭，無水飲牛，雨打梅額，河水乾坼。』『夏至有雷三伏冷，重陽無雨一冬晴。』『未吃端午粽，寒衣未可送。』『六月無蒼蠅，新舊米相登。』『六月初三晴，山籬盡枯零，六月初三一陣雨，夜夜風潮到處暑。』『六月不熟，五穀不結。』『朝立秋，暮颼颼，夜立秋，熱到頭。』『秋分在社前，斗米換斗錢，秋分在社後，斗米換斗豆。』『雲掩中秋月，雨打上元燈。』『九月十三晴，釘靴挂斷繩。』『十月初一陰，柴炭貴如金。』『賣絮婆子看冬朝，無風無雨哭號咷。』『至前米價長，貧兒有處養，至前米價落，貧兒轉蕭索。』『臘月有霧露，無水做酒醋。』『除夜犬不吠，新年無疫癘。』『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